

## 周作人未刊藏书题记六则

杨 靖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发现周作人未刊藏书题记六则，兹予整理如下。

### 一、《传芳录》(图见封二)

前日阅《越漫堂日记》，查所记王山史、全谢山关于王谑庵死节之论辩。《孟学斋日记》乙集下“同治四年乙丑十月十九日”条下有云：谢山《与绍守杜君札》力辩王遂东之非死节，而极称余尚书，自是乡里公论。杜守名甲，尝刻《传芳录》，于有明越中忠臣皆绘像系赞，而有遂东无武贞，盖未以谢山之言为信也。昨游厂甸，忽见此书，喜出意外，亟购以归。录中凡有像十幅，似皆转录《越中三不朽图赞》者。题语则杜补堂自撰，其谑庵一赞，亦颇有致，末云“饿死事小，行其所志”。王、全诸人可以塞口矣。越漫对于谑庵之死，前后所说亦不一致，大可笑也。廿五年二月八日知堂。

《传芳录》一卷，清杜甲辑，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一册。题记下钤“知堂书记”印。叙下有“苦雨斋藏书印”。杜甲，字补堂，号晚晴。江都人。清乾隆十二年由通州知州擢浙江宁波知府，历知杭州、河南等府。此《传芳录》当为杜甲任绍兴知府时所编辑汇刻而成，书中记录了王守仁、孙燧、沈炼、黄尊素、施邦曜、倪元璐、周凤翔、刘宗周、祁彪佳、王思任等十位越中忠烈先哲之像赞。王思任，字季重，号谑庵，又号遂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万历年进士，曾任袁州推官、九江金事等职。清兵入南京后，鲁王监国，任命王思任为礼部右侍郎。顺治三年(1646)，绍兴为清兵所破，王思任绝食而死。

周作人这则题记主要涉及王山史、全谢山、李慈铭等人对王思任死事的评论。

王弘撰，华阴人，号太华山史。李慈铭《越漫堂日记》中未见他关于王思任死难之事的评论，其所著《砥斋集》卷三有《甲申之变论》一文，则称：“顺治初，山阴王思任寄书龙门解胤樾，其词悖慢，追咎神宗、追咎熹宗不已也。终之曰，继之以崇祯尅削自雄。呜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普天哀痛之时也。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诗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数十日之生之多者，盖谓其死非殉难，不能择于泰山鸿毛之辨也。呜呼！臣而非君，女而非

父，一何其报之之符也，但祖章皇帝祭中帝之陵，哭之流涕，以为大明有君无臣也，大哉言乎，崛起而在斯位，非偶然矣。”虽然王思任“死非殉难”出自其次女王端淑之口，但王弘撰确实对王思任颇有微词。

全祖望对于王思任死事的评论，见于其《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三《与绍守杜君札》：“丙戌画江之役，虽建国于越，而越人首事者，义兴从亡，格庵行遁，其死者只余尚书一人耳。”此处所说“余尚书”，指余煌，字公逊，号武贞，浙江会稽人。鲁王监国时，任命其为兵部尚书。顺治三年六月，清兵直逼绍兴，鲁王渡海而逃。余煌见大势已去，放军民出城避难，他自己则投水殉国。对于全祖望称颂余煌而非议王思任，李慈铭显然并不赞同。《孟学斋日记》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二十日称引云：“至以王遂东为不食而死，陈玄倩为山阴产，鲒埼皆纠其谬。然礼部死节，越人相传，孤竹名庵，采薇署号，揆其素志，盖已不诬。或江上之溃，适遭寝疾，固非绝粒，不失全归。”认为王思任即使没有绝粒而死，也称得上全节而归。其《越中先贤祠目序例》又说：“王遂东于监国之败，入秦望山丙舍以卒。《越殉义录》及《思复堂集》诸书皆以为饿死，惟王山史弘撰及全谢山谓其非殉节，然采薇庵之筑，拟节首阳。迨江上溃时，老疾已笃，数日即逝。无魏成仁且平所至，贬官终不掺屈，风流文采照映寰中。檄马士英一书，正气凛然，其云‘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二语尤足廉顽立懦，景仰千秋。”进一步表示对王思任的称颂。

周作人引述《传芳录》王思任像赞中“饿死事小，行其所志”两语，也表达了对王弘撰、全祖望贬低王思任的不满。但他说李慈铭对王思任死事的认识前后不一致，目前还未发现相应的资料，不知何指。

周作人对越地文化先贤及其著述，格外关注。其藏书中即有两部山阴王思任所著《谑庵文饭小品》，并曾撰书话《谑庵文饭小品》，称《文饭小品》“颇可以代表谑庵的作风，其好处在于表现之清新与设想之奇辟，但有时亦有古怪难解之弊。他与徐渭、倪元璽、谭元春、刘侗，均不是一派，虽然也总是同一路，却很不相同，他所独有的特点大约可以说是谑罢。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的赞叹，不过这是降龙伏虎的手段，我们也万万弄不来。”<sup>①</sup>颇有羡而不得之叹。不过，周作人虽如此言，其实他的散文写作还是很受王思任的影响的。他曾自述：“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sup>②</sup>他那种以嬉笑怒骂之笔，严厉贬斥旧事物的风格，即深受王思任《文饭小品》等著作的影响，可见周作人对王思任其人其文特别推崇和赞赏。除了藏有两部《谑庵文饭小品》外，周作人还收藏王思任的《避园拟存诗集》、《王季重九种集》、《王思任乡会试墨》等著作。

<sup>①</sup>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sup>②</sup>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第3页。

## 二、《激祭值年祭簿》

平景孙手书祭簿一册，三十一年四月从杭州书贾得来。五月廿三日重订讫记。知堂。

《激祭值年祭簿》，为一册朱丝栏稿本，版心下题“安越堂”。安越堂为平步青之堂号。本书是平步青手定稿本。书中详细记录了山阴平氏一族的祭规，包括除夕、元旦、元宵、清明、孟冬送寒衣的祭祀成规，以及诞讳祭祀成规和祝文成式等。从其中《值年房逐年交代清帐》一文可知，此祭簿从同治十一年（1872）起，记至光绪十六年（1890）。题记下钤“作人”印，卷末钤“周作人印”蓝印。平步青，字景荪，号栋山，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周作人在民国癸未年（1943）撰写《两种祭规》，称：“案头放着两部书，草草一看似乎是很无聊的东西，但是我却觉得很有意思，翻阅了几回之后，决心来写一篇小文，作为介绍。”文中着重介绍了这部《激祭值年祭簿》：“山阴平氏的《激祭值年祭簿》，约在光绪十六年，为平步青所订定，手写稿本。”并肯定其价值和意义：“祭规本来只是宗祠或房派的祭祀规则，想来多是呆板单调的，没有什么可看，但是祭祀是民俗之一重要部分，这祭规正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资料，况且汪平二氏都是绍兴大家，又经过两位名人的手定，其文献上的价值自然更是确实无疑的了。”<sup>①</sup>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反封建意识较强的文人，但他对承载了历史和文化的一切民俗资料，则是非常珍重的。尤其是记录乡土风俗的资料，他更不愿吝惜自己的称赏。由于同乡的缘故，周作人还特意收藏了平步青的多部著作，如《樵隐昔呓》、《越吟残草》、《安越堂文集》、《葛园丛书》、《读经拾沈》、《读史拾沈》等。

## 三、《姜露庵杂记》

据卷一末条，著者盖即会稽施山也。知堂记。廿四年十一月。

《姜露庵杂记》六卷，清光绪间上海申报馆铅印本，二册。卷端题著者为骈蕖道人，周作人根据卷一末条“予尝笺愚山诗，卒卒未就”云云，推测“骈蕖道人”即为会稽施山。施山，原名学宜，字子山，更名山，字寿伯，号望云，别号骈渠。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费行简所编《近代名人小传》，对《姜露庵杂记》有评价：“雅约得体，近世笔记中之硕果矣”。周作人还藏有施山的《通雅堂诗钞》。

## 四、《鉴湖棹歌》

廿四年十月九日从杭州复初斋书店得此册，铅印光纸，而价须壹圆，可谓贵矣，却仍买得之，则其有鉴湖棹歌也。此真可谓乡曲之见耽。次日灯下订讫记此。知堂。

<sup>①</sup>周作人：《苦口甘口·两种祭规》。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18页。

《鉴湖棹歌》一卷,清陈祖昭撰,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与《西湖棹歌》合印,一册。卷端下钤“苦雨斋藏书印”,扉页钤“会稽周氏”、“知堂和南”印。鉴湖,又名镜湖,位于今浙江省绍兴城西南,因湖水光可鉴人而得名。杭州复初斋书店,是民国时期杭州一处专营古旧书籍的书铺。很多爱书藏书的大家,都喜欢光顾杭州的这家小书店。其中包括浙东藏书家朱赞卿<sup>①</sup>。周作人在1935年12月15日所写书话《三部乡土诗》一文中,提到“诗文集有专讲一地方的,那就很值得翻阅。这有些是本乡人所撰,有些是出于外乡人之手,我都同样地想要搜集。……陈祖昭的《鉴湖棹歌》是第二类”,并解释了乡曲之见:“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作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sup>②</sup>周作人自幼就怀有对故土的深厚感情,特别是他离开绍兴旅居日本和定居北京之后,一股浓浓的乡愁就一直弥漫在他的心头。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花一草以及一件文物古迹、历史事件和一个生活习俗,都是他所关注的内容。对于“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sup>③</sup>,尤其是风土名物、岁时习俗,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因此,对于那些记载了故土自然风情与历史衍变的书籍也十分关心,或者可以说,他正是通过阅读这些记载自然风情与历史活动的书籍而走进了故乡的世界。

### 五、《竹生吟馆墨竹诗草》

此新印本,已颇漫漶。民国初年在绍兴城内清道桥刻字店买得,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重订一过。二十五日记于北平苦雨斋。作人。

《竹生吟馆墨竹诗草》二卷,清周师濂撰,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清末重印本,一册。题记下钤“作”字印。书中钤有“苦雨斋藏书印”、“知堂收藏越人著作”。周师濂,字又溪,号竹生吟馆,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嘉庆六年(1801)拔贡。善书,工墨竹,与童震等结“十人书画社”,对花木、盆景亦有造诣。周作人对这样一部非常普通的诗集先予购藏,再予重订,可见他对越人著作的关注与珍赏。

### 六、《梦痕馆诗话》

玉津翁不知何名,自云系石筍宗人,然则当姓胡,亦山阴人也,诗话无足取,其系乡邦文献,故存之。民国廿四年三月二十日知堂记。

此人名胡薇元,大兴人,虽原籍山阴,今不以越人论可也。廿八年三月廿日又记。

《梦痕馆诗话》四卷,民国三年(1914)刻本,一册。民国二十四年(1935)

①朱赞卿,名鼎煦,字赞卿,浙江萧山人,藏书家,藏书室名别宥斋。

②钟叔河编:《知堂书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2页。

③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第1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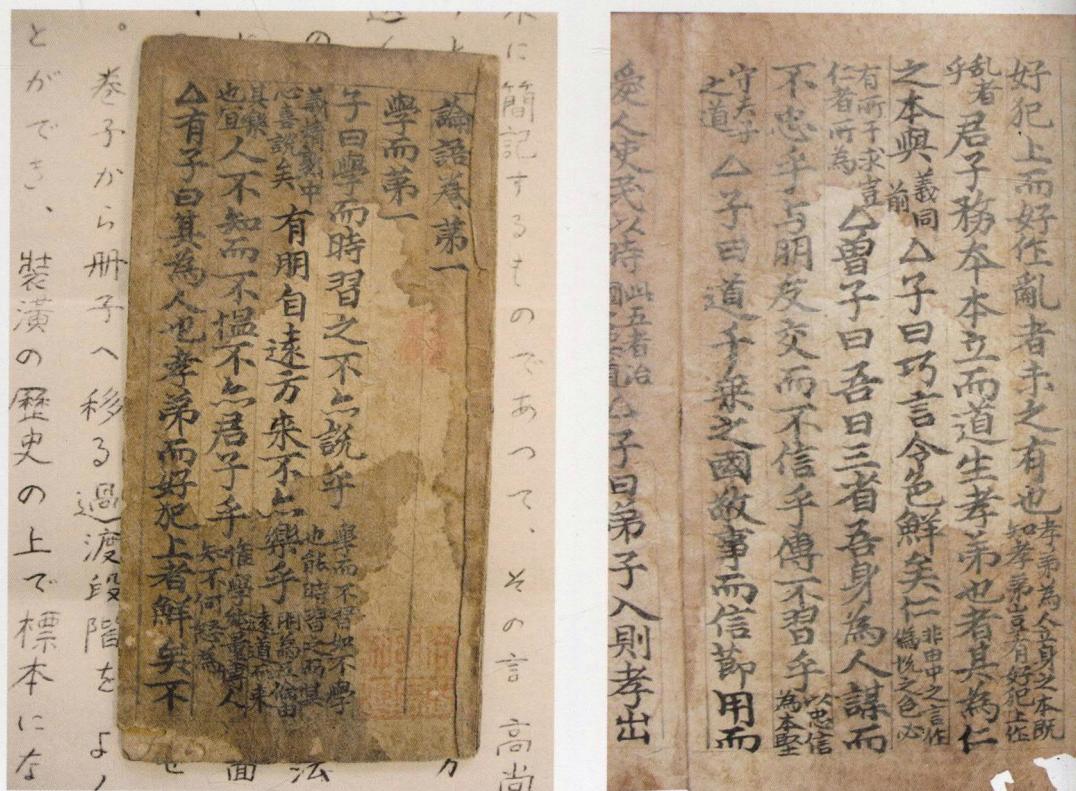
题记下钤“知堂”印。卷端题“七十二峰隐者撰”，即谓出自胡薇元之手。胡薇元（1850—1920后），字孝博，号诗舲、壶庵，别署玉津居士、百梅亭长、七十二峰隐者等。原籍直隶大兴（今属北京），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sup>①</sup>。胡薇元有《玉津阁丛书甲集》、《湖上草堂诗》、《天云楼诗》、《伊川草堂诗》、《梦痕馆诗话》、《岁寒居词话》、《壶庵五种曲》、《公法导源》等多部著作传世。石笥，为清代骈文家、诗人胡天游之山房名。

周作人收藏了胡天游《石笥山房集》和《春秋夏正》，也收藏了胡天游族叔孙胡薇元的这部《梦痕馆诗话》，但其缘由则是“其系乡邦文献”即越人著作。然而，周作人对这部作品甚不看好，视为“无足取”，以至于连胡薇元本人都“不以越人论”。目前尚不得知其中原因，但《梦痕馆诗话》多处提到立宪共和、辛亥革命等时事，且流露出严重的不满。如卷一“宣统戊申秋”条云：“方今立宪之说，议院之设……仆太息叹曰：‘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借古喻今，颇怀幽怨。或许这种情绪与反对封建的周作人不合，因而引得周作人对整部书的轻视，以至于废书及人，不肯把胡薇元归为山阴人。今人则评价《梦痕馆诗话》曰：“胡氏身经旧朝复亡之痛，故评诗颇分雅、郑，以与世之治乱隐相联系，如于明诗人重七子而轻三袁，于清诗人扬王士禛而黜袁枚，均系此意。然论颇腐旧，全无创意特见。”<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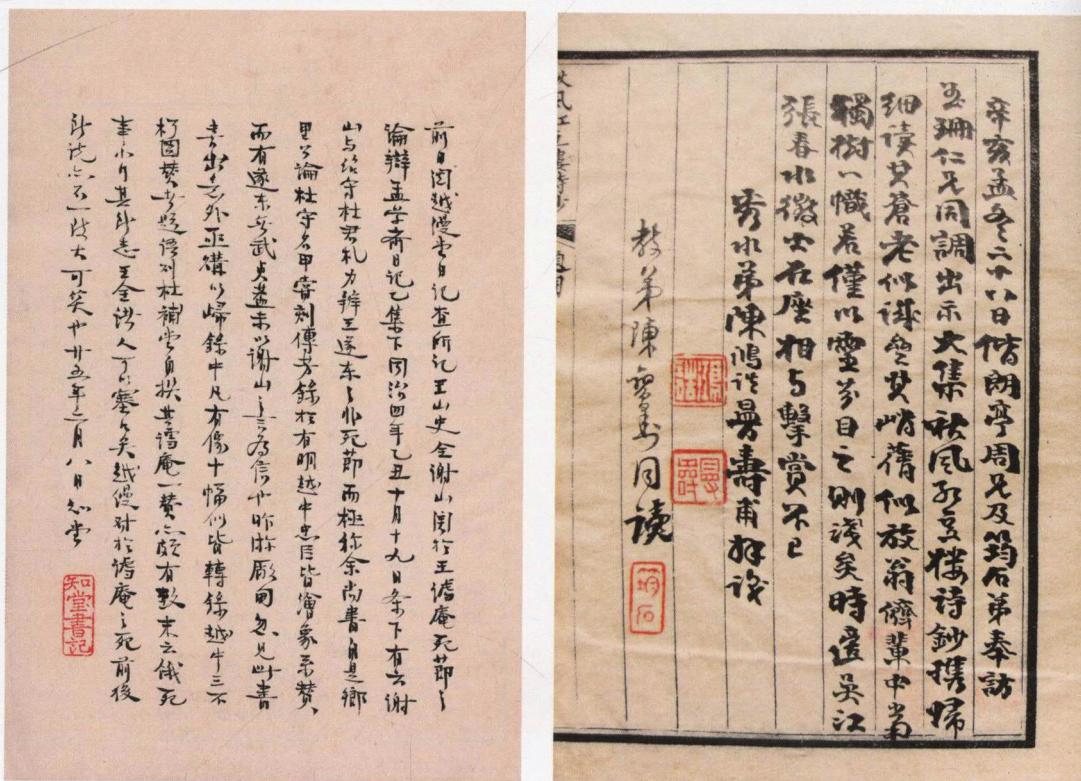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①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第319页。

②傅璇琮、许逸民、王学泰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6页。



文见第 71 页



文见第 113 页

文见第 119 页